

开拓者之路



马尚瑞 萧鹤晖编

DE82/21

开拓者之路

马尚瑞 萧鹤晖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14627



1014627

开拓者之路

马尚瑞 萧鹤晖 编

责任编辑：黄鹤逸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198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，397,000 印张，19.25 印数：1——8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841 定价，2.30元

目 录

开拓者的赞歌(代序).....	张华明(1)
省委第一书记.....	袁厚春(4)
新上任的省长.....	杨友德 向 渔(40)
主人.....	张 铨 陈桂棣(51)
猛士.....	翟禹钟 战信佳(145)
电脑厂长.....	黄云澍(169)
千斤顶.....	安 峰(199)
神木赋.....	卢祖品(228)
企业家的狂想曲.....	周嘉俊(238)
白云山下的创业者.....	周文韶(261)
应是龙腾虎跃时.....	刘宾雁(275)
蛇口建设的高效率.....	于 德(324)
中国的回声.....	陈冠柏 周荣新(351)
南方大厦.....	理 由(428)
“东方”交响曲和它的指挥.....	胡思升(461)

吴大立和他的“大立公司”……梁俊明(484)

生活的开拓者……章成钧(497)

奔涌的潮头……江永红 钱 钢(519)

人才的开拓者……赵翼如 卞祖芳(578)

她在丛中笑……贾宏图(593)

开拓者的赞歌(代序)

张华明

我们的祖先用勤劳和智慧开拓了辽阔的疆土，创立了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，建立起伟大的东方文明古国。祖国的历史，上下五千年，是一首壮丽的开拓者的赞歌，是一卷雄伟的创业者的诗篇。

我们民族曾以最早发明纸、印刷术、指南针和火药的应用而闻名于世。中医药和针灸医术更是独树一帜。秦皇汉武，唐宗宋祖，成吉思汗一代天骄，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。然而历史的不幸是，这里也曾是夜郎自大、固步自封、闭关锁国的天地，堂堂华夏竟为列强蚕食鲸吞，丧权辱国，巍巍河山，金瓯残缺。

自从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，形成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，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，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。我们要开创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，我们要开拓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。在我们革命的征途上，留下了多少先烈们披荆斩棘的足迹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，战胜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，带领队伍，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

井冈山道路。粉碎五次反革命围剿之后，党又带领红军举行了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再次从危机中挽救了革命。谁能想象，在强大十倍于我们的白色政权中间，红旗始终屹立不倒，濒于熄灭的星星之火竟成燎原烈焰，损失殆尽的工农红军重新发展壮大，百万雄师直把蒋家王朝彻底埋葬。这是我国人民继十月革命之后开拓的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，是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人民高奏的一曲凯歌。

回顾过去，展望未来，在新的历史时期，使我们倍加感到不畏险阻的开拓精神的可爱可敬。列宁说过，破坏资本主义旧世界，这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，而建设共产主义新世界，那就要困难得不可比拟了。这不仅需要有革命理论和政策的正确指导，需要有几代人坚韧不拔的不懈奋斗，需要改变亿万人的旧习惯势力，还需要有高度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物质基础。建国三十五年来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。我们既享受过胜利的喜悦，也备尝了内乱的辛酸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终于实现了我党又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转折。它是一座光辉的里程碑，指引我们踏上新的征途，勇往直前。我们的党，在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领下，依靠自己的力量，纠正了错误，拨开了迷雾，端正了航向，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创造性的求实精神，带领全国人民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，使中国各方面的建设出现了前所未见、欣欣向荣的新局面。这一伟大贡献将以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，而被载入中国革命和国际共运的光辉史册。

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离开马列主义的指导，马列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，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，走自己的道路，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。

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。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化的关键。我们当前正面临着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，必须迎头赶上，学科学，学技术，用最新的科学技术装备去开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。

清代诗人有一首大家熟知的诗：“李杜诗篇万口传，至今已觉不新鲜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在造就出一代新的开拓型和革新型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科学家、文学家、企业家、技术人才和管理能人。深圳的速度，蛇口的效率，“修氏理论”的女主人，步鑫生的业绩……象繁星，象花朵，在闪烁，在怒放，催发着亿万人的心奋发向上，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。“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”

省委第一书记

袁厚春

他老了，但还很年轻。

他前年上任时七十二岁。下去调查，还能攀登钢筋焊成的单面云梯。走起路来，三十六岁的秘书说，不加油儿就跟不上他。

他每天工作、学习十一二个小时。读书是他的休息和娱乐。他读三百页的理论专著，也读八开四版的农村科技小报；读英文版的《天方夜谭》，也读当月出版的文学杂志。

他在大小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写的（幸而上任以来他还没做过万字以上的报告），此外偶尔也写写文章，忍不住改改记者们的稿子，还担任过一本书的主编——象一个名副其实的专职主编那样。

他工作也和走路一样，讲求速度——效率。“查一查是谁误的事！”“有些文件是有时间性的，拖成‘明日黄花’还印它做甚！”他那里是从来不开文件的。纪委一位副书记下班之前把送给第一书记的呈批件发出，第二天一上班，看见他的批件已经送回在桌子上了。

他曾幽默地说，他赞成“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”这句话。

“你们到底能不能办？如果再不办，我就另找两位不怕和我一起被打倒的人来办！”但是肯干事的人在他面前绝无惶悚之感。他正在讨论会上发言，几个县委书记居然在一旁辩论起来。于是他就站起来，加大手势，提高嗓音，以争夺听众……

“现在有些电影、电视里有一种‘八股’调儿，”他在一次记者会议上即兴插话时说，“演公安人员，就是叼着烟走来走去；演高级干部，就是挺胸腆肚，哼哼哈哈，拿五做六的……我也算个高级干部吧，你们看是那个样子吗？”

一位省委书记说：和他一起工作，有一种新鲜感，振奋感。

一位省委常委说：他是敢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，踏上自己脚印的人。

——这就是我们的省委第一书记。

第 一 章

一生中，这是最后一次分配我的工作

1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，中共中央向离她最近的那个省城发出一道“命令”：中央决定由高扬同志担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，立即到职；前任几位负责同志接此通知即离任回京向中央报到，另行分配工作；无论何种意见，一律到京后再谈……

套红卷头下，寥寥数语，载着庄严、急迫的气氛，顷刻落到省委每一常委的办公桌上。一颗颗铅字，跳进眼里竟然有声有色，震耳欲聋……

这是一项不寻常的任命。

2 历史对人的选择，常有很大的偶然性。如果几个月前农垦部不并入农林渔业部——高扬不从农垦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；如果河北不是处于那样一种极为特殊的状态，中央便不会有这样一项任命。那么高扬晚年的历史将是另外一种写法，本文所要描述的一系列故事——这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篇章——也就无由发生了。

一九八二年，中国的历史已经推进到这样的关口，即如胡耀邦同志在“十二大”政治报告中描述的那样：终于结束了长期的社会动乱；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；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……但是中央领导同志在斟酌这些字句的时候，却不能不为来自河北的消息忧虑，心上压着一块石头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，河北的党走过了特殊曲折的道路。林、江反革命集团的一些重要成员直接插手，埋下了祸根；“左”的影响严重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中央的一些重要的方针政策在那里很难贯彻，在拨乱反正、落实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展缓慢，唯独进京上访人数居全国首位。中央先后多次做工作无效，于是先后派出几位久经考验、且与河北两派素无瓜葛的老同志，接任了河北的党政主要领导职务。

遗憾的是，这几位老同志不久也被河北的复杂局面缠住了手脚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后遗症充分暴露出来，从省委、省直机关到相当多的基层单位，都形成尖锐对立的两种观点，争吵不休。一年过去了，老同志们没有向中央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，倒是接二连三地送来洋洋万言的告状信……一九八一年夏天中央批评河北工作“落后了一大截”，如今仍然是“一大截”。

这是什么时候了？一九八二年五月，离“十二大”开幕还有一百天！不可容忍，不容等待，中央不得不下决心再度易人。

可是，派谁去呢？那里的形势再也经不起反复了，那里的人民不能再次失望了……这是一件煞费踌躇的事情。

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上，集合着一群深受中央信任的老同志，由余秋里同志牵头，进行着“十二大”的代表资格审查等组织筹备工作。高扬也在其中。他一九三六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，同年入党。解放后，担任过沈阳市副书记、辽东省政府主席和省委书记、东北局组织部长、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、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、化工部长、吉林省委书记、农垦部长……党、政、工、农，他都干过。重要的还不是他的资历和名分，而是素质，用党内一些老同志的话说，“这是个干事的人”。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事业永远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少。因此，他退出农垦部几个月内，党和国家机关已有六种岗位先后来选择他了。平心而论，只要有工作，他都愿意做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十一年半不得工作，无端垂老，滋味不堪回首。一九七七年，中央派他去吉林担任省委书记时，他的“三反分子”帽子还没有摘呢。耀邦同志说：管它呢，先干起来再说！高扬也不计较，戴着就戴着，有工作就行！他就这样上任了。……但是今天，考虑到“年轻化”这个大局，他自己的意愿是退出一线，重操四十六年前的学业，搞点经济研究。这消息使他的老同事、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大喜过望，立刻表示欢迎。

偶然性就在于，上述六种职务由于种种原因，暂时都未变成现实。于是第七种职务便来叩门了。

这天晚饭后，余秋里同志同高扬一起散步，忽然对他说：“中央准备让你到河北去工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显然，秋里同志是受中央委托，先来吹吹风的。

这是高扬完全没有料到的；但对河北的情况，他有所耳闻，他懂得事情的严重性质。想了想，他诚恳地回答说：“我已经七十二岁了，河北又是那样的情况，我恐怕是力不从心了。……从长远着想，是否请中央另外考虑人选……”接着，他向秋里同志推荐了三位年富力强的同志，他觉得他们都比自己适于担负此任。

半个多月过去了。这半个月里，想必中央进行了最后的权衡和抉择，看来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一职，是非他莫属了。于是，六月九日，习仲勋同志把中央的决定郑重通知了他……

这天，高扬从中南海出来，径直驱车去找他在吉林和农垦部时的秘书韩立成，对他说：“中央已决定让我到河北去工作，我答应了。你能不能跟我去？”

看得出来，他的情绪有些激动，也有点沉重。他等待着回答。

韩立成沉吟良久。跟他说什么呢？那是个令人“谈虎色变”的地方，前车之覆可鉴，这他知道；这些天，听到风声的老同事、亲友、家人，都反对他去河北，这他更清楚。他经历的坎坷够多了，垂暮之年，还要再冒一次风险吗？……想来想去，韩立成还是忍不住建议道：“你能不能再找耀邦、小平同志谈谈？……”

“我还能谈什么呢？”高扬说。

“就谈谈‘力不从心’也好啊！……”

高扬轻轻地、缓缓地摇了摇头，说：

“一生中，这恐怕是组织上最后一次分配我的工作，我不能拒绝……”

不知怎么，韩立成倏地涌起一股慷慨悲歌式的感情……那时，他的家刚从吉林迁到北京，但他立刻回答：“那好，我跟你去。”

3 命令和服从，大凡在两种场合体现得最为严肃和彻底：一个在最下面，班长命令他的士兵；一个在最上面，统帅部派遣大将，同样是一令既出，冒死不辞。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日，高扬只带秘书韩立成一人，赶赴石家庄走马上任。

第二天，省直机关召开干部大会。这是个历史性的场面。前任几位负责同志各自发表了简短的感情复杂的告别演说。轮到高扬了，他说无话可讲。散会。

他知道，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他，准备捕捉他的每一句话，以判定对自己这一方亦即自己的命运有利还是不利。话他是要讲的，但那需要时间。

第二、第三天没讲，第七、第八天还没讲。转眼已是第十天了。中央为了帮助他摸清情况，派了一个九人工作组协助他，加上秘书和他自己，总共十一个人，要在十天之内理清这团乱麻，并非易事。仓促表态，无论说出有利于哪一方的话，都将重蹈覆辙，引起新的混乱。而迟迟不表态，将使两方的人都感到失望，何况一个五千三百万人口的大省的工作不容久等。他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拿出一个改组省委领导班子的方案。

经过十天紧张的调查，与各方面接触，现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：

第一种：凡“不积极执行三中全会路线”的一律换掉。——这个“路线”的概念在河北另有特定含义，指的是某一方的人。

第二种：按年轻化的要求，六十岁以上的常委、六十五岁以上的书记都调走。——这个标准看来无可非议，一落实到人头，不对了，这等于把另一方的主要人物都换掉。

以上两案都具有排他性，不足取。

第三种方案：把两方面的尖子人物都调走，不偏不倚，“对等裁军”。——看来，这是唯一可行的，也是最为彻底、最能服众的方案。如果高扬这样提出，中央也会批准，“改组”嘛。但是他说：也不宜取。这样调整面宽，震动太大，每一个要走的人都会背上思想包袱，觉得是犯了错误不受信任的人。其结果是“人”出了班子，派性转入地下，反而不好做工作。而且每个人都代表一批群众，从长远看，不利于安定团结，不利于调动积极性。派性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，解决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多数干部和群众都参加过“群众组织”，都有“派”，目前难办的是他们，以后的工作依靠的仍然是他们。因此，他主张少用“外科手术”，而主要施以中医的“调治”：舒筋活血，消积化瘀。

高扬在思谋着一个最简单也最复杂的方案。他有某种预感，他觉得这才是中央真正希望他做的……

这是七月一日，高扬到任第十一天，向全省的地、市委书记们发表“施政演说”：

“见见面，认识一下，以后要共同工作，见面机会还多。”

鸦雀无声。等了十天，他终于开口了。但又怕他讲，怕使自己失望。

“应该讲点什么，但话难讲。……现在干部思想浮动，不知省委班子动向如何，是大调整还是小调整？不少人在观望，传说纷纭，真假难辨。我是省委‘新闻发言人’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不说话不行，说不恰当也不好。怎么说呢？我工作多年，从前当过地委书记，和大家是同行，进城以后，除六〇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贵州工厂两年，和‘文化大革命’十一年半未工作外，在省、市、中央局和中央机关做过各种工作，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”

坦率。都是实情。可是，你将怎么办呢？

“想过之后，今天我能说的是以下几点……”接着，他提出了后来对扭转河北局面起了关键性作用的“三点意见”：

一、省委领导班子只进几位较年轻的同志，其余基本不动。各地、市委也基本不动。

二、要真正搞大团结。两三年来，谁都说自己坚持贯彻三中全会路线，却恰恰把三中全会要求的为工作重心转移创造条件这个政治任务——安定团结，给忽视了。

三、暂停争论。如果要先把是非都辩明再讲团结，就会争论不休，贻误工作。有些是非，通过以后的实践会逐步弄明白的。

从开场白到结束语，两千零五十字，完了。

出人意料。已经宣布散会，有人还坐在那里愣着……

4 十天以后，中央批准了这个“基本不动”的方案。

五千三百份省委文件，发往公社以上各级党委，又通过他们与五千三百万河北人民见面了。饱受动乱之苦的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反响强烈，充满了期待。

仍然留在班子里的各级领导干部，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。仔细一想，却不满足：“三点意见”并没有肯定我这一方是正确的。多年积怨，这样不明不白的就算完了？！

不消说，日常党的会议上时有龃龉发生，在北京开“十二大”的河北省小组会上也曾出现“剑拔弩张”之势。真伪难辨的告状信，成捆成捆地送到“书记楼”，都写着“高扬同志亲启”，都在争夺第一书记。某些搞“四大”有瘾的人，公然围坐在“书记楼”前请愿，要求“彻底”落实政策……

风谲云诡，险象环生，正如工作组的同志事先所估计的那样。“这样吵吵嚷嚷的，你怎么工作呀！”有的同志甚至担心他弄不好给轰回去……

“被轰回去的可能性不是没有，那也无非是再回北京呆着呗！”高扬幽默地说。他居然还挺乐观呢！他说：“这就象走钢丝一样，随时有掉下去的危险，但它毕竟还是一条路。就看你怎样走了。”

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征，他又放弃了现成的路，宁愿去走“钢丝绳”。

他必须十分审慎地、耐心地处理一切，又不能让复杂局面牵着鼻子走。“暂停争论”不是不分是非，但是站在派性的立场上就无所谓“是非”。判别是非的标准只能到派性之外去寻找，